



从一见钟情至从一而终，需要走多久，需要说多少再见

wo zai hun yin li deng qing ren

我在婚姻里等情人

紫陌幻◎著





我在婚姻

紫陌幻◎著

Me in the
love marriage

里等情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婚姻里等情人 / 紫陌幻著. — 贵阳: 贵州人

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221 - 09368 - 4

I . ①我… II . ①紫…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601 号

书 名 我在婚姻里等情人

著 者 紫陌幻

责任编辑 韦仕杰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刘 宏 张小葱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368 - 4

定 价 24.8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惊人的消息	001
第二章 特殊的礼物	042
第三章 家庭内部战	074
第四章 艰难的谈判	108
第五章 小三落败记	146
第六章 昔日的阴谋	166
第七章 诱惑与劝诫	195
第八章 真相的真相	221



第一章

Chapter 01

惊人的消息

Amazing news



【矛盾伊始】

【久违的二人世界】

【减肥成功】

【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矛盾伊始

女孩是天生的幻想家，期待着和白马王子轰轰烈烈恋爱一场，然后过着甜甜蜜蜜的地老天荒的幸福生活。可是，冷酷的现实，粉碎了无数女孩的幻想，我不幸就是其中一个。

结婚六年，特别是生孩子后，我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别人是越变越美，可我，却越变越不堪入目。昔日纤细腰渐渐膨胀，若穿紧身一点的衣服，那小肚子就毫不客气的凸出来，那些漂亮的连衣夏裙、秋裙、冬裙全不敢穿，只好压在箱底。婆婆却说衣服太多，不够地方放。趁我不在家一股脑儿送给她十八岁的外孙女艳艳。青春艳丽的艳艳周末常穿着这些美丽的衣服，在我面前荡来飘去，摆弄着她的细腰。我看着心酸溜溜的，却不得不笑脸盈盈。

以前那削长的下巴尖尖的脸蛋，现在亦是饱满得像一个刚刚出笼的东北大馒头。

我以前白皙、细嫩的肌肤，慢慢变黑变粗糙。

我修长的手指，亦经不起洗洁精洗衣粉的浸泡，越来越粗糙。

六年前的赖家荣，总爱揽着我的细腰，在校园里陪着我看满天的星星。六年后的他，左一句孩子他妈，我的袜子在哪，右一句又是这菜太淡



了，家里没盐了么？他一千多块的工资，对家贡献不大，脾气却如通货膨胀，飞速增长。这些，我忍，还有他的父母横挑竖剔，瞪眼竖眉，我亦忍。我是为了什么？全都是为了我的宝贝儿子冬冬。只要每天能看到活蹦乱跳的冬冬，一切都值得。

呜呼，六年婚姻，让我彻底明白中国的一句老话绝对正确，那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几十年熬成婆了，终于能伸直腰杆扬眉吐气了。可悲的是，我现在只熬六年。漫漫长路，何时才能见到微曦的曙光？见不到曙光，唯有继续行尸走肉般过日子。

但老同学兼死党愿愿打来一通电话，让麻木不仁的我彻底震惊。

她说你的初恋情人许林来这个城市了，约大伙周末在胜华大酒店不见不散，特别是你，他强调你一定要到。

我霎时呼吸困难，他一定要见我？为什么，就是为了见我现在落魄的模样，见我变成怎样的黄脸婆？现在的我，哪敢理直气壮地出现在他面前，就说不去。

愿愿却嘿嘿冷笑，“我不信你不想见他，狗日的你做梦都想见他，别装蒜。”我发火了，骂道：“你想见他，你立即滚去。我要上班还要干家务带孩子，没空没心情理这些闲事。”

“哎哟哟，是他指名要见你，要不我才懒得通知你。据说他现在是单身汉，地地道道的钻石王老五。不过，你是没机会了，我可能有一丝希望。哈哈，现在的我可不会放过金龟婿了。”

我笑呵呵地祝福她早日钓到这个金龟婿，春节时就夫妻双双把家还。然后挂机，冲冲走进房抓起衣服去洗澡。坐在电脑前的赖家荣，头也不抬，正在伸出魔爪，偷着别人的荔枝。自从迷上QQ农场后，他日思夜想都是偷菜，连儿子在身边吵吵闹闹都充耳不闻。我痛心疾首，却奈何不了他。

我将莲蓬喷头的水开到最大，从头一直淋到脚，热水烫得皮肤发红而灼痛，可亦未能将心底那无边的痛苦冲走。许林那爱怜的怨恨的目光正盯着我，让我无处可遁。天啊，六年多了，我们早已是这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么多年杳无音信，现在他却突然冒出来要见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正在我胡思乱想痛不欲生之际，却传来砰砰的敲门声：“你快点，我要上厕所。”婆婆沙哑苍老的声音无情响起。我胡乱应了一声，却满心不服气，每次我洗澡，她都要上厕所。还不是怕我浪费水吗？但我从来不敢顶撞她，怕承担恶儿媳的罪名，重要的是上班后儿子不知谁帮忙带。两岁的冬冬，既是我的命根子，又是我的肋骨。我饱受人间炼狱才让他平安来到这世上。咿呀学语的他，一哭起来就像地裂山崩，唯有奶奶哄他才停声。

所有一切痛苦，都源于年少无知的我，那时言情小说看得太多，居然相信唯美的爱情，居然憧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鬼话。但随着许林突然人间蒸发，我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幼稚与可怜。2003年我在家度过了一个失落绝望的寒假，我问遍了许林的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何方。他失踪半年了，我一直不相信他会走得这么彻底。但事实如此，我不得不相信我是真正失去了他。

开学后，我沉沦我借酒消愁，赖家荣就是在这个时候闯进我空虚的世界。我接受他和他一起去图书馆看书，逛街上网打游戏，完全是为了摆脱内心的痛苦与空虚。但我忘了他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征服欲极强的男人。4月1号这个愚人节的晚上，我们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香港巨星张国荣突然从高楼纵身一跃，结束他灿烂的人生。他一直是我的偶像，是我心中的神。痛苦的我失声大哭，忘情喝酒，在我醉得一塌糊涂时，赖家荣进入了我的身体，夺走了我的处女之身。在我们将要毕业时，医生却告知我怀孕了。此时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还有他说他母亲很封建，不能接受未婚先孕这个事实。所以他陪着我去做人流，手术前医生也明明白白的对我们说，第一次怀孕做人流，后果难以想像，也许以后难以怀孕，也许以后怀孕后会自然流产。但那时我们实在不敢将这消息告诉双方的父母，他怕他母亲，我也怕我那军人出身的严峻的父亲，我犹豫再三，还是选择做人流。

当冰冷的器械进入我的下体，我疼痛得大嚷大叫……出来后，家荣紧紧握着我冰冷的手，庄重地发誓，此生绝不会辜负我。全身冰冷的我那一刻微微冒出一丝暖意。

后来，他为了不违背他的誓言，不顾父母的剧烈反对而娶我。那时，他让我感动，认为他是自己一生一世唯一的男人。

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外面传来哒哒的脚步声，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烦躁，这个爱弄风骚的MM，专爱风度不顾温度，像现在大冬天，也经常是紫色的短裙加乳白色的短靴。我们本来是好同事，好姐妹，那年她丈夫死于车祸，我日夜陪着她，怕她一时想不开自杀。但没想到我掏心掏肺给她，她却狼心狗肺报答我。趁我休产假回娘家生儿子，勾引我的老公她的老同学赖家荣。我一回来就有很多人对我说这说那。说亲眼见到家荣常常给古花送早餐，更离谱的，古花常坐在家荣摩托车后面，不知廉耻地紧抱着他的腰。我本来不信，但三人成虎，越说越离奇，可是我没捉奸在床，怀疑又没证据。

这谣言像一根刺，时时梗着喉咙，不上不下，令人恼火。我冷眼观察，古花继续和我热乎，常去我家，逗着冬冬玩，她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我现在不能撕破脸皮大吵大闹，辛辛苦苦经营的这个家不能就这样放手。我现在就如一只垃圾股，若离婚更是一文不值。

这不，现在古花大大咧咧地坐在我面前，媚笑着：“恭喜你，能去深圳过年。”

我不好气的回敬她：“谢谢，但我在哪过年用不着你来安排。”

她吃吃笑着：“赖家荣的二姐就要生孩子了，他的父母要上去打理，你们放寒假肯定也是去了哟。”见她说得如此认真，我一时呆住，有这消息？赖家的大事，竟然由外人来告诉我？我沉着脸，低头改起作业来，不再搭理她。她自讨没趣，扭着屁股又笃笃的离开了。

可我的脑袋依旧是一片空白，乱糟糟的理不清头绪。他们都去深圳，那我的冬冬怎么办？我的父母远在山东，家荣的大姐家欢夫妻虽然住得近，但他们也要上班，何况家中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老母亲，只会添乱不会帮忙。我越想越心乱如麻，心中那愤怒的火苗也在呼呼燃烧着。我三步并作两步

噤噤跑上五楼，径直闯进赖家荣的办公室。此刻已上课，办公室只有几个人在聊天。有人见我进来，就打趣：“嫂子又探班了！”

我勉强一笑，走到家荣面前：“你出来！”一时肃静，大伙赶紧低头各做各的事。家荣不满的瞪我一眼，慢吞吞地走出来。我径直走到走廊转角处，回头怒冲冲地瞪着他。

“老婆，想我都不用这么夸张吧，大家楼上楼下上班，晚上更是搂在一块。”他嬉皮笑脸地看着我。这家伙脸皮特厚，每次我想发火，他都这样无所谓。我没心情和他瞎闹，而是单刀直入：“你爸妈去深圳？我怎么一点都不晓得？”“这是他们老人家的决定。家盼姐目前这样的处境，你又不是不清楚。他们不去照顾她生孩子，还能盼谁去照顾？”他理直气壮地说。

“哼哼，天大的理由！那冬冬呢？怎样安排？”

“妈说了，他们先带冬冬上去，反正我们很快放寒假。一放假，我们也上去。”

“你妈，你妈！你妈的话就是圣旨。我姓黄不姓赖，所以赖家的事就不用我知道，更不用和我商量？”我气呼呼地回敬他，噤噤噤地跑下楼。

他没有呼唤我，更没有追下来。我骑上我的白色女装摩托车，飞一般冲出校门。

南国的冬天，一向暖和，但这几天冷空气南下，温度只有10度左右。冷风刮着脸，从头冷入心。灰蒙蒙的天，看不到一丝阳光。我骑着车在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看到落叶随风旋转、飘舞，最终无力地跌到马路上。它们任由人踩踏，任由车轮碾过，然后面目全非。我的六年婚姻亦如此。刚开始时我是公主我是皇太后，他在我耳边甜言蜜语，他在我面前俯首称臣。但渐渐的就变了味，我沦为奴隶，还债人。

他追我时，他说要给我一辈子浪漫；结婚那天，他说要给我一辈子幸福。但所谓的一辈子浪漫就是情人节那天送一朵红玫瑰；所谓的一辈子幸福就



是不懈努力在我身上播种，他如愿以偿，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待我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成定局。我这只优质股就这样被他及他的家人慢慢吸尽精华，变成一只随手可弃的垃圾股。

我就这样麻木地开着车，也不留心身边川流不息的车流。假如我当时能专心一点开车，就不会出现让我一辈子都后悔及难堪的事。

正在我的灵魂出窍时，突然从右边的岔路上蹿出一辆黑色的小车。我呆住毫无反应，任由它碰撞上来。瞬间，那辆车猛然刹住，可我惊吓过度双手无力，把握不住车头，重重地摔下去。车门打开了，里面的人走出来，扶起我的摩托车，并伸出手拉我站起来。我站稳刚想破口大骂，谁知那人先开口：“黄鹂鸟？你真的是黄鹂鸟？”

我一怔，久违的声音，久违的称呼。呆呆抬头看他，国字脸型依旧棱角分明，双眸依旧深邃如寒星，鼻子依旧笔挺刚俊，双唇依旧丰厚润湿。这正是漫长六年从没重逢过的许林，他一点没变，只是昔日迷人的笑容变成满脸惊愕，仿佛我已变成一个丑陋无比的老巫婆。我一时羞愧难当，我知道自己变丑了，但从没想会丑到这模样，居然会吓倒一向淡定从容的他。于是不客气地回敬：“先生，你认错人了，我是人，不是什么黄鹂鸟！”

他惊醒过来，嘴角微微上扬，随后注意到我的手掌磨破了皮，渗出丝丝血迹。就说你流血了，等等我就回来，他飞快跑向一间药店。我坐上我的摩托车，老天保佑，摩托车没问题。我立即加大油门飞走，风中隐约听到他焦急的呼唤：“黄鹂鸟，别走……”

此刻，我不走难道留下来等着他羞辱吗？我笨，但不至于笨到没脑。那年，他曾夸海口，我离开他必定是最傻的事。我当时大声回敬：“不，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事实证明，我离开他贱到今天这地步，哪有幸福可言？虽然跟着他，也是未知数。唉，还是认命吧。女怕嫁错郎，古话哪会有错？错就错在自己当时鼠目寸光，爱错人，嫁错郎。

我回到家，家人正在吃晚饭。婆婆凌厉地瞪我一眼，见我两手空空就继续低头吃饭。我估计她是看看我有没有买东西，她一直认为我奢侈浪费，不会持家。赖家荣的工资如数给她，她还常常哀叹没钱买菜。但我一直不买

她的账，我随时带着我的工资卡。钱进了她的口袋，就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爸妈养我这么大，我都没给什么钱孝敬他们，凭什么要给她钱。何况，我那有限的工资要买冬冬的奶粉，要买冬冬的衣服……

冬冬屁颠屁颠地跑来，奶声奶气：“妈妈——抱抱——”

我受伤的心一下子振奋起来，蹲下来抱他，可他却见到我手掌上的血，惊恐退后：“妈妈——血——”我走到书架前拿出消毒药水，用棉签蘸着，慢慢涂在伤口处。一丝丝的痛袭上来。家荣来到我身边，拿出云南白药，小心地替我敷药，轻声说又摔跤了，怎么这样不小心。我不理他，走过去默默吃饭。

公公忽然放下碗筷，干咳了两声：“小梨，家盼就要生孩子了，仓促之间请不到合适的人照料，要我和你妈上去。”我嗯了一声，头也不抬，继续吃饭。

“冬冬还小，没人带可不行，我们先带他去深圳，你们一放假了也去，过年我们一家就在深圳过算了。”公公言简意赅地安排着。

“爸，我记得当年你说春节一定要在家里过的，一家人团团圆圆在家庆新年，拜祭祖宗，才吉利。”我抬头看着他。他一阵脸红，不自然地低下头。

“哎哟，这都是封建思想，现在新社会哪还论这些？”婆婆抢着说。

“哦，原来现在才是新社会啊，两年前冬冬出世时，还是旧社会，怪不得啊！”我微微慨叹着。难怪，我在他们家没地位，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作旧社会的小媳妇。

“你？”两个老人不约而同地瞪着我。家荣也连忙向我使眼色。我匆匆扒完饭，走进房里，顺手关上门。门外传来冬冬的哭声，家荣打开门走进来，也顺手轻轻关上门。

“你为啥那么生气？爸妈一把年纪了，你就不能尊重一下他们？哪像一个人民教师？”

我满肚子委屈：“你爸妈就是人，我爸妈难道不是人？当年在娘家生冬冬，我爸妈想我过年后再回来，可你爸妈怎么说的，说过年一定要在自己家里过，只有乞丐、流浪的那些无家可归的才不回家过年。才两年时间，他

们就统统忘了，不顾一切要去深圳过年。”

“你？”他瞪着我：“以前爸妈急于看到冬冬才要你回来过年。现在情况紧急哪，我姐就要生孩子，像她这样偷偷摸摸的，哪敢请人护理？”

“哼哼，明知做小三贱，她偏偏要做，这能怪谁？没理由要娘家的人陪着她一起贱！”我一发火就口无遮拦。

这话惹火了他，他横扫一掌打着我的脸。火辣辣的痛，我吃惊地瞪着他，没想到口口声声爱我胜过一切的他，现在为了做小三的姐姐，居然动粗！委屈加气愤，我破门而出，背后传来冬冬呼叫声，我稍微犹豫，还是咚咚的跑下楼。

我独走在冷风中，街灯如长龙延伸向远方，射出冰冷的寒光，车辆匆匆、行人匆匆，只有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心痛又彷徨。想当初，爸爸妈妈苦口婆心，劝我不要嫁那么远，假如受委屈没人可帮忙。我当时太幼稚，笑着说家荣那么爱我，怎会让我受委屈。结婚后经历了无数的喜怒哀乐，才明白婚姻绝不是两个人的事。我由一个心无城府的少女变成今日的黄脸婆，由一个绩优股变成垃圾股，全得他们赖家所赐。

自量我并不是鸡肠小肚的女人，但为什么我不能和赖家的人好好相处？这其中的缘由实在长篇，我就长话短说吧，看看是否可供未婚的MM参考参考。我虽然嫁进赖家六年多，但他们从没把我当作赖家的一分子。家中无论大事小事，从不和我商量，最多像刚才那样重要的事情只是告知我一声。就如生孩子，两个老人超级封建，说只有家荣一个儿子，一定要个男孙继承香火。婚后我曾经怀过一个女孩，老人家逼着我去熟悉医生那照B超，得知是女孩后就天天逼我去做人流。我开始死活不肯，女儿没罪，我哪能这么残忍谋杀她。婆婆见我不肯去做人流，就不吃不睡，我假装不知道。但家荣见状，说要顾及老人的感受，强逼我去做人流，甚至以离婚相逼。我心灰意冷，暗想离就离，谁怕谁？坚决不去。第一次迫不得已去做人流，已让我承受太多的痛和悔，我不想一错再错。



但有一天婆婆不哭不闹了，做好饭菜等着我们下班。我奇怪她的变化，也没多想，喝了满满一碗汤。临睡前她叫我喝绿豆糖水，我一向爱喝绿豆糖水，于是又喝了满满一碗。那夜突然肚疼，接着下身出血。我哭着叫家荣送我去医院，他看看外面，说正下着大雨，忍忍等天亮再去。我的肚子越来越疼，我急打120，但折腾了好久才去到医院，孩子已经保不住。面对已成型的女儿，我肝肠寸断。后来打电话告诉我妈，她大惊失色，问我吃了什么。我说喝了猪骨汤，这汤好像有很多苡米还有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药材，睡觉前再喝了绿豆糖水。妈妈大骂我笨猪，说这两样都是滑胎的。我才明白是婆婆一家处心积虑算计我，他们联合着谋杀了我的女儿，他们居然残忍到如此地步。我本性中所有的贤良淑德也随着这个可怜的孩子埋葬了。

我曾想过离婚，曾想过一跑了之，不用再面对这阴险的一家。但天大地大，何处能容下我？何况这份工作来之不易，虽然工资少点，但安稳。金牛座的我，一向慵懒，做事又慢吞吞。我害怕，走出去我一无所有。而且小产后，他们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是赖家荣，我有时要看学生早读，来不及吃早餐，他总是买豆浆面包送到我的办公室给我。单凭这一点，不知羡慕死多少女同事。在这犹犹豫豫中，一拖再拖，后来怀上了冬冬，B超显示是男孩，他们欢天喜地。我得过且过，离婚的念头也就慢慢消失了。但我心中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怕B超照得不准。假如孩子生下来后又是女孩，他们会怎么做？有个同事曾告诉我，她的爸爸极为封建，因为讨厌她妈妈连续生了四个女孩，曾将她刚出世的妹妹活活生埋（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情）。我怕我的孩子会遭毒手，所以不顾他们一家的反对，一放暑假就回山东娘家待产。这次也惹得公公婆婆非常不满意。幸好冬冬是男孩，我的婚姻才平安无事。

他们对我如此苛刻，但对自己的女儿却是千依百顺。顺便简介一下赖家成员，老人家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结婚，共生有三个孩子，但间距很大。新婚后来生了大女儿家欢，但公公应征入伍，一去七八年。退伍回来后继续播种，生了二女儿家盼，取名“盼”，就是希望盼来一个弟弟。但又适逢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年代，公公常年到全国各地学技术。又过了五六年才回来，经他们不懈努力，终于盼来一个儿子，把赖家的希望全寄在小儿子身上，故取名“家荣”。家荣在家中最小，又是儿子，当然是心肝宝贝，要啥有啥。但谈恋爱时我不清楚他家的情况，被他傻傻的书呆子形象所蒙骗，以为农村长大的孩子朴实，会心疼老婆，才不顾父母的激烈反对，从北甯到南义无反顾的嫁给他。

话说回来，家荣读大学时，婆婆突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要一大笔手术费、医药费。全亏家盼的老板慷慨解囊，雪中送炭，才挽回婆婆的性命。但家盼无力还债，只好以身相许，乖乖做了老板的小三。老人家都是极爱面子的人，可却默默接受这屈辱的事实，从不谴责家盼。我一问愤恨女人做小三，狼心狗肺的破坏别人的家庭。想不到自己的大姑居然也做小三，虽然事出有因，但我还是难以接受。但她一直心安理得地做小三，优哉游哉地花那个男人的钱。甚至哄骗那男人在深圳的黄金地段买了一套三房两厅的公寓。

我边胡思乱想，边走进一家大超市，为儿子买奶粉。这个小家伙命苦，出世时没足够的奶喝，成天饿得哇哇大哭。只好喂他奶粉，适逢三聚氰胺铺天盖地而来，吓得我不敢喂奶粉，只好喂米粉。现在他喝奶比喝水还多，成天都是“我要奶奶——”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他榨干，以致看到美丽的新衣服只有咽口水的份儿。连买护肤品都要多走几个商场，货比三家才敢买。唉，我以前做女孩时，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要风他们不敢给雨，要星星他们不敢给月亮。

手机响起，一看是妈妈的电话，我边接电话边抽泣，这可吓坏了妈妈。连忙问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家荣又欺负你了？听我悲悲切切诉说完，她居然呵呵大笑，连声叫好。我气结，妈妈怎会变得如此无情？

“闺女啊，我就想告诉你一件好事。今年你哥哥嫂子特别忙，不能回家过年。我和你爸爸带小宏去深圳过年，我就思量你们也到深圳过年就好了，想不到真如此，呵呵……”妈妈朗朗大笑。

听到这，我亦破涕为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很久没和娘家人一起

过年，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付了奶粉钱，顺便为自己买了一支口红，哼着歌儿回家去。走到一间高级的发廊前，看到那些美丽的MM那新潮的头发，心痒痒的。自己那长长的黑发，一直简单的扎在背后，实在老土。去到深圳，这模样肯定被嫂子南宫焕笑死，于是咬咬牙，踱进去。



久违的二人世界

我头上挂满了卷发器，无聊地静坐着，翻看手机报，愿愿打电话来了。

“我的好小姐，你在哪里？”她的声音充满焦虑。

“我正在烫头发，你怎么啦？难道被色狼强奸了？”我故意打趣她。

“不是啊，许林喝醉了，你快过来帮忙！”她没空和我计较了。许林？想起他满脸惊愕的神情，打死我也不见他。就呵呵笑：“他喝醉了是好事啊，你趁机要了他，等他醒来已生米煮成熟饭，你就美梦成真了哟！”

“死妮子，居然把我说成龌龊小人。我愿愿有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哪会用这下三滥的手段？”她破口大骂。“哦，原来你变成天使了，那就继续做天使，送他回家，好好照顾他一夜。这样准能感动他。”

“这样就能感动他？”她怀疑，“我对很多人都很好，可至今都能没感动谁！”

听着这傻话我强忍着不笑。“他不同啊，他刚刚到这，没亲朋好友在身边，缺少的正是关爱。你不是说他是钻石王老五吗？要抓住这大好机会啊。”

“那好，你得答应我，从今以后，不准再见他。”

“小姐，我整整六年没见过他了，他早就把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啊。”